敬由編

敬由編卷之十

宋

李承之爲明州司法叅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守怒曰曹掾敢如是承之曰三尺之法臣子共守不得論官之大小守憚其言及權三司使遷龍圖閣直學士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又不敢决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執之繫

亭下其人遁去追者刺其脇仆地歸家將死其兄問殺者何人曰白帽靑衣長身者也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械繫三年文原録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乎鞫之果得眞殺人者桐廬戴汝維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維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弟謀殺汝維狀置水涯樹下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文

原錄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獄決乃雨

貢師泰爲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濵見其無主因取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見者以爲史等所劫首官師泰客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魚爲漁者所殺也浙西有遊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錢撲投之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傳疑獄師泰覆按具得裕所以殺人狀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

乙曾丙赴有司曰此同僞者也高嘗爲姚行用實
非自造而曾與孫有隙故幷連之師泰疑高等覆
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曾而加高以
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詳愼類如此
靳宗說館使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監滄州鹽山務嘗
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者囚言母年九十
病且死願得一別母宗說曰死而不忘其母此孝
子也孝子不殺人爲釋縛押往未歸而殺人者得
宗說曰不幾誤人母子乎
劉緯大卿知邢州屬邑有卒死於林中捕盜者從旁

得一人俾償死緯謂何證而罪是明日得死卒戍所移文乃二人共竄亟令追獲其一竄者鞫之果服

葛源爲司理叅軍州將之甥與其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將必覆公曰律抵殺人者何與公事州將徙吉州行令事往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厭令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

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愬捕劾致之法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曉譬之不得即使人徼捕得之與間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知雍丘縣中貴人挐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未幾提點刑獄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君子曰

公可謂強明矣

趙師民龍學知耀州民有犯鹽鐵禁者乃曰障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

胡則侍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亡吾豈重貨而輕數人性命止籍爲羨餘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盜殺耒陽民不獲尉執一人來渙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同儕視之謂其人無疑也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爲功何呼他人此必爲姦詐之而服然眞盜已獲之它州矣

蒲謹容郎中初爲萬州南浦令嘗攝幕官時廷尉駮州獄失出死罪謹容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謹容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卒不入死州將始愧服

陳選賓客爲常州團練推官時按察官有欲重郡獄者曹掾承意舞文成之選曰非罪殺人以法與殺人以刃無異也竟論如律

王臻知福州閩人深於怨者也欲報仇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鬬即不勝死焉以誣仇人臻辨察[illegible]

關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之少變又民間數以
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定尋權知
開封府姦人僞爲皇城司刺事卒嚇良民以取財
瑧購得其主名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
魏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
綵山闕前張燈官者挾氣覘瓘年少輒誅索侵擾
瓘密以聞詔杖官者遣之尋提點廣南西路刑獄
邕州徭戸緣逋負沒婦女爲傭者一千餘人悉奏
還其家瓘所至整理與人質對未嘗屈史沆王逵
以善訟名天下瓘旣廢沆又嘗奏抵逵罪惜任機

數不稱循吏

魏琰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饑豈得已者邪坐其首黥之知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不謂然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日得眞盜始服焉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覬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爲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

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淇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宜寬

吏以聞淇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
償錢則貸不然爾曹死矣吏親屬聞者爭出錢以
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
廓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

司馬旦以父任爲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
婦蘭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爲奸謾
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冤
者以直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

范正平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
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

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也民
又撾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斤用是嗇恨正平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
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
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
籍爲民必大遂自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
謁婦翁婦翁蕭容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
婦翁不樂意謂得婿爲門戶計失官何望殊不爲
禮復私訐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此何祥也留必
大宿既歸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寓班

直家一日携小册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録
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
益國公
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
七百勰隨即剖决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
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
得欺我其人讕曰無有勰曰汝前訴吾識以某字
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戚爲之歛手
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衆憾出知瀛
洲

王覲知蘇州州有猾吏善刺守將意以接權前守莫之察也用是得議覲窮其奸狀寘於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

喬執中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使者不得人一夕譟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撫諭之法治其猾者民遂帖然富民賂吏將刱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刱也累遷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矣

非好生治民之意

楊景行吉安太和人判會昌州州民不知井飲汲于河不知陶屋以茅覆景行教民穿井而飲陶瓦而代茅民安其居豪民十人號十虎干官政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腴田以饍士邑聞弦誦之聲改宜黄尹白寃獄不决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寃獄金溪民陶甲富而險屢誣長吏黠之吏相戒勿問景行曰是烏用官爲以法痛繩之僧雲住發人冢取財官吏受賄緩其獄急按之僧動以賄不聽乃賂當道者

以危語撼之不顧治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所歷州縣有惠政去嘗見思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人殺其弟者長卿察其言無理問其貲若何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之矣何以人爲解一鞫立服闔郡人神明之

蘇寀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旣葬輒盜其柩歸附法當死寀曰子取母附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寀長於刑名故屢爲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

苗時中調潞州司法叅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屈而聽之

滕元發知開封府民王頴有金爲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頴憤而致傴持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頴捉杖仰天謝失傴所在及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公田二十年不决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絶其訟

李思中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於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稅

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寛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

李兌爲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有欲夜篡囚者兌以便宜斬之人服其略出知鄧州富人捞僕死繫頸投井中而以縊爲解者兌曰投井故不自經經豈復能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故使不承爾案吏果然

李先爲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舊富室也好施舍

僧田後乃貧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園中筍遂執以爲盜先詰其田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人在信州稱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楚州爲照天燭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爲徒刑毀其案明日龍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

葛密爲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即用華子爲證蓋不解之獄也案已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天性恬靜所至以

惠政聞

宋景知汝州葉驛道遠隸囚爲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爲葉家關景重禁以絕其患

楊仲元第進士屢吏州縣有善跡官光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輒輕重以是爲報國耳

余良肱爲荆南司禮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更獲眞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搒掠號呼之

聲聞外或有附吏耳語者良肱陰知其爲盜也亟
捕詰之贓盡得
种世衡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法當徙
遁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是奸人之
計行也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
种師道爲熈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
不決師道繙閱案牘窮日之力不能竟然所訟止
母及兄而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
擾鄉里猶自未足法所不赦矣吏叩頭服罪
鄭承議爲越之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

卒侵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于朝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刈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者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醵金賄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巳署案次請丞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吾民之負冤何案卽不得書我名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曰今歸盡夕換前案只以元情論斷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死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長

子預漕薦次子登第家日富盛於昔時

陶節夫爲廣州録事叅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逸又不承爲盜既累年節夫詰之曰汝初不曉至此悔無及矣曷爲更自苦元泣下即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無憾

李伯宗爲將作少監開封民有齎神祠故帽飾之能者吏謂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罪尹不從具請如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

賈易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

楊汲調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爲姪爾旣就吏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潯呼兄勿避何謀若以意爲獄民無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

吳奕爲監察御史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事覺府縣及大理論

獄奕受詔鞫訊始伏辜爲開封少尹故事大理開封治獄具請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亦不用奕言廷尉持天下之平京師係諸夏之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者毋得輒請從之

蔣靜爲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以爲姦利奪民葦場強市廬舍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曰守所以爲民也此而憚不能直何論大者乎悉抵於法

向子諲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

盛章方以獄空覬賞劫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
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宣和初復官
洪萬知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束刃篡獄者久拒
捕萬正其罪黥流嶺外徙知婺州婺軍素無律春
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嘯聚郡將恐姑
息如其欲萬至衆扭前事嚇以飛語萬以計逮捕
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喉閧擁萬轎萬曰彼
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逡巡散去萬戮首惡二人梟
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
謂書生能臨事達權

張九成授鎭東軍僉判民冐鹺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以趙鼎薦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唯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請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未幾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

陳楠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闔城震駭楠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不敢動要楠奏帥臣自斃以爲解楠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嘉其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廼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寧

高宗視師金陵時張魏公爲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曰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和王不得已命斬之

王衣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爲
大理寺丞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
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捕以聞衣曰律自傷者
杖而已靈素求内批坐以害風教竄流遠方停衣
官于祠天下既以䫆其守矣建炎初爲大理少卿
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彦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
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
婦女有傭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
是朕慮不及此也卽詔自傅正彦妻子外皆釋之
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伏衣責以

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
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因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
將佐升大理卿初王球爲龍德宮都監盜本宮寶
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
其匿之亦敵資也何從復歸國家乎先是百司懲
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
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
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衣
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焉
刑爻修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

上驗問無一人當死者隨比之生乞治縣令罪戒濫殺焉江東留獄追逮六百人交修言呂刑有云何度非及如待其人俱至則瘦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從其言交修進止有度官稱其職史稱文行俱副云

王居正權中書舍人上舍人陳東歐陽徹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於朝帝爲罷彥恭官居正曰彥恭不畏彊禦無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

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辭不迫而力能屈之

張闡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兼治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幷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

曾幾知台州治尚清淨黃巖令受賕爲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

葉義問爲饒州教授攝郡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
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
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
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
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
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
常先白檜罷去
金安節爲大理卿時獲僞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死
安節力爭以爲事已十餘年矣自首無死法因得
減等兩浙漕屬王悅道鞫仁和令楊績獄不實事

下大理安節并逮悅道悅道者幸醫王繼先子也
屢因人求免安節不從
李浩知台州有揀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
心因謀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爲亂乎
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爲首者四人黥
徒之迄無事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
爲姦浩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
人教之訟冤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
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爲郡獲罪豪民爲所
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

得邪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
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
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
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
濕惡隱尅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奸下有司
窮竟戶部欲就支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
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
輔臣曰棘寺官須得剛正如李浩者爲之已而卿
缺又曰無以易浩也遂除大理卿
李燾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

隧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乞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壽曰汝不能守業已成蕩子鬻之不白是無母也寘之理並以治其誘事者豪猾歛跡

謝諤爲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藉往往暴骨諤白郡取官船棄材以棺歛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篚而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諤爲書白茂良夫失主而過訴法之所禁情之所原也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

張孝祥知平江府剖决精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濵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

孫藹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緣爲姦利幾敗風俗矣藹收按之立伏其辜

林興祖知鉛山大猾吳友文者僞造鈔致富而黠遣惡少爲吏伺告者輒先穽之殺人甚衆奪民妻女爲妾者十餘人興祖聞太息曰如此亦安所用吏爲乎乃張牓禁僞造者有告友文者陽不問友文

以爲易與盜肆也一日獲僞造鈔二人并贓劾之友文自至官爲營救則禽下獄民聞被禽訴者項刻百餘人與祖擇重罪鞫之立具獄友文不及爲地而殄民大悅政聲籍甚

樸綸知溫州屬縣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郡綸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綸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擢中書舍人測都言天下獄案不宜以混中書綸曰三

宥制刑古有明訓朱熹因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
郡鑰言熹鴻儒碩學宜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
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
事少剛决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服以爲不可及
徐應龍爲湖南檢法官潭州獲刼盜首謀已繫獄妄
指逸者爲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成
案應龍曰首從不明法當奏府周必大判潭州提
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將寘逸盜於死應龍力與
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
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

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
儉言事忤韓侂冑謫死高安應龍爲之經紀其喪
誅以文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
此獲譴固願耳朱熹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
凜然

史浩爲右丞相會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
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
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以示不可用軍
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譁
叛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illegible]

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鬬則始禦者軍人也軍
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抗鬬與之同罰恐
不得其平上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浩徐進曰
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
二世事尋求去後有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
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
職光祖答策論科塲取士事上親批其後畧曰用
人之弊由大君之知人之哲宰相無求賢之功國
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
誅戮要在君必爲國擇相相必當爲官擇人懋賞

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
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爲光祖甲科發也
上遣覿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
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
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
心追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
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爲國而忠厚
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
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
小官中薦江浙士十五人有旨令升皆一時之選

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
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夫
浩非管葛之才斯數者士君子猶有取云

李衡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
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而歸後知溧陽
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
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歷四年獄戸未
嘗繫一重囚以治狀聞擢侍御史會外戚張説以
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不當改除起居郎衡曰與
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

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

張綱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於門事聞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退堦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召權監察御史會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彰揣知卒與獄因通乃械繫之俊愬於朝彥彰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彰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奬而黜何以示勸綱嘗言坐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

以恬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張大經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脫之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遂除監察御史因論近習韓俁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耻者望風希旨傷毀士族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所論韓俁朕思之誠是也

莫濛爲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敗朝廷命往鞫之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

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最察可疑者留於獄出餘人爲耳目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黃州倅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多以寃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卒至庭詢竊法之由鬬敵之所遠近時日不無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又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

詞深前爲嵊縣令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

兒也傭於某家遭掠而鬻深甫疑焉為徐廉得嫗子
於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
使誣告耳所至郡縣有聲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
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
獨卿為政得寬猛之中累官叅知政事有余嚞者
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定為偽黨深甫
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
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
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
鄭興裔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也識時務習吏事累

官浙東浙西江東提刑尋詔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而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佐出之命與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

陳升卿為監察御史時內侍押班甘昪方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為小官時貸富民馬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鹽踰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升卿決獄平反之昪之子婦與可女也乃陰為與可地譖升卿於帝前謂為豪民馬請事得萬緡上疑遂諭罪馬流嚴州升卿由是罷去

張煦為殿前承旨遷殿直歙州監軍皃人黃行達弟坐法抵死行達誣州將故入其罪詔宣州通判姚鉉與煦鞫之即日決遣人服其明斷

李南公尚書提點河北刑獄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以為患訴于憲長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因具服罪蓋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也

初為浦汪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徒令也知長

沙縣有娶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於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齔尚何爭命歸兒族又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捧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南公幹局明銳皆類是而反覆詭隨識者非之

劉燾字才卿咸州洺水人金主興定二年詞賦進士

嘗爲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内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贓殺之寃金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辯析寃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辯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爲汝具奏辯析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

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戳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罪死案既上叅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爲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

加流役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
郎簡知竇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僞爲券冒有其貲及
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
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始
伏罪
章頻知九疑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
田久不能辯轉運使委頻按治之頻視券墨浮硃
上曰是先盜印而後書爲僞無疑也旣引伏獄未
上而其家人復訴於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
覆按無議夢松用此入爲監察御史

郎中歐陽頴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頴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赴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楚掠之故及出所盜物乃嘉其能

寺丞王璩常爲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賊所掠者葢神助也

都官歐陽曄知瑞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于獄獨留一人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

乃服罪

徐德以荆湖北路轉運使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爲盜輙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德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遞相察不然皆爾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猾横不法爲里人害德發其奸竄之嶺外

孫冲爲刑部郎中歷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捽守佐堂下刼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大

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事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路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人判登聞鼓院冲強幹能任其官

朝請郎侯臨昔爲東陽令有治聲忽他邑因分財私寄附於姻家輒爲所匿累經訟而弗直乃求理於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盜侯因縱盜妄通所寄物於姻家及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寄也侯即追向日求理之民證驗識認還之

胡順之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

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爲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挾以爲重使州官旅拜於邸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押新羅渤海奈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瑤陰結貴侍匿兵械服用擬上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溫裕其母訴於州衆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詔鞫問士瑤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攺著作佐郎

陳安石爲䕫陜轉運判官民以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遇毒者多不死安石之功也提點陜西刑獄稱廉平云

張昷之擢提點淮南刑獄楊崇勲知亳州恃恩爲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昷之廉得寃狀即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崇勲氣奪徙廣南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

汪澤民爲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積憾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苦其棰楚潛

殺廣以誣他僧官不能審抵他僧罪三經審錄詞
無異結案待決澤民取行兇刀視之有鐵工姓名
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
他僧人驚以為神
提舉楊其為越録事參軍其守治盜嚴凡賊捕不獲
即保長償所盜物一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
保長保長苦之縛解官死以為保長傷其命獄具
後公閱狀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
路此背後追擊非因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公不
聽即追詰捕賊者果得其情索原杖首有裂鐙

明止坐保長杖杖罪免死後公二子登進士官至太
中大夫雖曰有命其仁恕可嘉已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盡有
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俄而草場白晝火
郎所揭之事也民大恐或請索城中紘笑曰奸計
正在是欲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居亡何
獲盜乃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
唐義問提點京東刑獄屬邑尉捕盜誤遺火主家盜
得逸去民訟尉故縱火遂抵罪義問辦出之方旱
而雨

錢卽爲睢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啖卽以薦牘使往治卽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以數命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

彭思永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卽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刀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黜其黨

李宥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於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覓婦人養之旬日一閱視所活甚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就獄曰我主

賄吏爾必不免儒愚而被紿卒無以辨也宥得其情論如法累官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以誣伏宥疑而問之卒伸其枉

臧丙剛果有吏幹知遂州會同年生馮汝士以秘書丞知石州與監軍不協一夕剚刃於腹而死丙上疏乞按治上召丙問狀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聞有私辠何以言自殺也若不伸其寃正宿直者罪今後書生不能治邊郡矣上嘉其直改著作郎

劉元瑜徙襄州富人子張銳少孤同里車氏規取其

財乃取銳父棄妾他姓子養之及長使自訴陰賄吏爲助州斷歸張氏銳莫敢辨旣同居逾年車復導之析居元瑜廉得奸狀黥車黨之人服其明

楊告調豐城主簿邑有賊殺人投屍於江人知主名畏不敢言告聞親往擒賊有言賊欲報仇者告不爲動已果乘夜來刺捕致於法境內肅然告曉法令而不務苛刻時號能吏

程迥起家進士爲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追十年租部使者以諉迥迥曰大烈死貲產當

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調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翔家平素所不快者皆逮獄州以屬迥辨其冤者縱遣之會獲盜寧國翔猶訟所縱之人迥曰盜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其骨肉何依豈審冤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其黨刳其肝心以祭父兄迥取春秋復讎之義頌之曰變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䴹有訶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辯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

日理爲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廻爲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凊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當服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愬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乎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横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

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畢幼輒用尊長物法須
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
訟之端也抑亦不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前乎
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
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
廻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鋤强撫弱
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
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進其子弟
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勢位非道誼不交祠廟非
典禮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

風俗或周其窮扼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貴溪民僞作吳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迴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遂興大獄瘐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迴言迴卒于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迴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志士所爲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

楊偉通判單州會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人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爲而反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汝輩有父母妻子以一朝之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楊紘知鄞縣鄞濱海惡少販魚鹽者群居洲島掠人入海吏不能禁紘至設方略使識者執惡少船及歸始給還且戒諭之由是不敢爲盜除轉運按察使江東饑紘開義倉賑之吏持不可紘曰義倉爲民也稍稍人將殍矣紘御下甚急每曰不法之人

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受害耶聞者望風解去

喬維岳爲淮南轉運副使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案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

周審玉知鳳翔府有柔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爲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倚而爲也因按詰之盡得其姦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呂午字伯可進士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

守俾其子淵潛定交焉會司理攝蕪湖縣廬州潰兩兵會事司理以廬兵奪縣民爲言承勝怒寘之獄中以屬午問午謂兵以公牘至何謂奪民承勝不聽再以屬午明日入謁左右通前說承勝不出曰我不忍他處兵來奪吾百姓也午候移時承勝盛氣而迎之欲黥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牘則可有而不處其責在縣是開釁也而反罪廬兵殆於不可由是承勝益重之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稱審克焉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先午名

裴濟以內客使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酹奠始
畢有卒挾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為變亟命擒之
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劫廓間矣悉蒐捕腰斬之
軍民肅然
宋昌言為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冤
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
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剮剝狀竊嘆郡縣無以治
之既至河陰得囚盜六輩殺人而鬻之如是十餘
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
年共為囊橐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流

其家人權都水監丞

俞獻卿進士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治言師出遊矣未知所之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

李紘爲殿中侍御史閤門使王遵度領皇城遣卒刺事告賈人有爲契丹間牒者捕繫皇城司按劾命紘覆訊盡得其寃抵卒罪降遵度曹州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鬬者已爲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幾不白麟正其罪蓋死

者無子所親利其財故也一邑稱神明